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世界原料與殖民地問題

英國皇家國際關係學會著

宋國綱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題問地民殖與料原界世
Raw Materials and Colonies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 E六〇八

嚴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史 國 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本書校對者錢兆駿)

序言

原料和殖民地，已經成爲現今國際關係裏最重要的問題了。「不滿意」的國家，根據了種種的原因主張牠們的重行分配；「滿意」的國家，尤其是英國，也同意於舉行一個國際會議，來徹底檢討這個問題。因此在將來的國際會議裏，不論召集牠的真正目的是什麼，這問題總是它議事程序裏的一個重要項目。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所要知道的，就是原料和殖民地的重行分配，即使是一個可以辦到的事情，能否完滿解決「不滿意」國家的經濟困難；要求重行分配原料和殖民地的國家，除了經濟的理由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原因；現在的殖民地，能否充分地供給「不滿意」國家所需要的原料，以及作爲「不滿意」國家過剩的人口的出路？這些的回答，都可以在下面的譯文裏找到。

至於最近的情形，應該補述的，有下面的兩樁事情：

第一波蘭也正式提出殖民地的要求了。在國聯的第十七次大會裏，波蘭外長柏克上校（Colonel Beck）正式要求該國當任爲委任統治地委員會委員。目的就在將來重行分配殖民地的時候，波蘭也可以得到些好處。此外並發表公報，說「世界主要的原料共有二十四種，波蘭國內僅產十種；而這十種的產量也不够供給波蘭的需要。至於波蘭的人口，每年增加四十萬，爲世界人口過剩最甚的國家……」這種宣言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

第二自從戈林將軍（General Goering）主持了德國的四年計劃以後，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說道：「我們要分享世界原料的資源，並且一定要得到它……假使德國有了英國的一小部分的殖民地，她決不會遭遇到食糧和原料的短缺的。」這種激昂的言論，指明了德國進行的路徑。現在她把凡爾賽和約裏所有的限制，凡是單方面可以廢除的，都已經取消了。以後的舉動，大約就在修改國境和恢復殖民地上面。

還有，這本英國皇家國際關係學會所出版的原料和殖民地，關於人口問題，因爲有專書討論，所以沒有詳細的敘述。現在把安哲爾（Sir Norman Angell）的原料、人口的壓迫和戰爭（Raw

Material,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War) 譯在下面，作為序言。這樣，一方面對於重分原料和殖民地的經濟問題，可以有一個概念；另一方面，關於殖民地能否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也可以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原料人口的壓迫和戰爭

(一) 對於事實的一般意見

近來對於戰爭是幾種經濟上擴展的工具，都普遍地認識了。一般人毫無疑問地以為現代戰爭的根源，可以在經濟的必需或經濟的貪婪裏找着。大家相信戰爭是由於工業的民族需要原料或者爲了增加的人口找出路而產生的；或者由於資本主義者想膨脹贏利的慾念；或者由於國內的市場不能够吸收那些過剩的生產，必得要設法處置。關於現在的國際情形，最普遍的概念，就是以為牠基本的特徵，卻在「沒有的」和「有的」的抗爭。他們承認，最近幾年以內的危局，有如在亞洲的，在中歐的，以及在東非洲的，都是「沒有的」想糾正世界資源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分配的努力所釀成的。日本的進占滿洲，德國的決心要解除凡爾賽和約的束縛，和意大利的攻取阿比西

尼亞，很明顯地證實了這個理論。戰爭可以認為是一個歷史上的現象——人口對於生計的壓迫——的表示，或者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結果。

這並不是一個新的理論。在大戰以前，這種理論的一方面或別方面，很普通地採用了來說明那時迫切的衝突。「那種千年以前爲了生存競爭而使條頓民族（Teutons）屢次渡過萊因河（The Rhine）和阿爾卑斯山（The Alps）的舉動，」一個戰爭的政論者說，「現在又成了一個威嚇的力量了。能够容納德國過剩人口的殖民地，是德國最大的需要。」這句話所包含的結論，就是德國要爲了擴展領域而戰爭，正像現在許多人的假定：她將要再度採用戰爭的方法來實現同樣的目的，或者像日本的在中國，以及意大利在非洲那樣的幹起來。戰前一個很負時望的作者（Mr. Robert Blatchford）對於這種情形，有下一段的言論：

「爲什麼德意志要攻擊英國？因爲英德是商業上和政治上的對敵；因爲德國渴慕英國現在所有的貿易、殖民地，以及她的帝國。關於仲裁和軍縮，並不需要豐富的想像力，就可以知道德國對於這個提議的見解。假使我是一個德國人，我就要說：「這些英國人是嚴酷的顧客，他們佔

有了世界上所有的最好的區域，他們出錢買了或者奪取了五洲裏的要塞和商港，他們獲得了貿易裏的優先地位，他們在事實上享有世界貿易的專利權，他們統轄海洋，而現在他們卻來建議，我們大家應該如兄如弟，不應該從事於戰事，或者再偷取任何的東西。」（註一）

墨沙里尼（Mussolini）很切實地使我們相信這便是當今意大利政策推進的動機。他屢次宣稱，近來意大利不過是實行其他歐洲國家——有如英國——以前所做的事情；意大利人祇維護他們在「太陽之下有個地位」的權利，要世界資源裏他們所該有的部分——就是使一個增加的人口有足够的領土和資源。他和他的代表發言人常常叫我們注意意大利人口的稠密，以及意大利的缺乏主要的工業原料。她不奪取生存的工具，她怎樣能夠過活？

葛倫第氏（Signor Grandi）說：

「這是我們的一個生命攸關的問題，牽連着我們的生存和我們的將來，一個四千二百萬人口的和平、安寧和工作的將來，而這人口在十五年之後，就要增加到五千萬了。在祇有西班牙或者德意志領土一半的區域以內，這個人口能够生活和繁榮嗎？並且這個區域缺乏原料和天

然的資源，以應付牠緊要的需要；幽禁在一個出口都是別國所有的海裏，而在這個海的界限以外，纔是牠的市場；然而別國還統制着取給的要道——她的自由、安全和生存的唯一出路，——並且對於貿易的發展，資金的流動，以及移民，都添設障礙；無論誰踏進了牠們的境界，我並不是說牠們的本國，就是牠們的保護國和屬地，都要受到被同化的待遇。

看來羅馬天主教的教皇，對於這種性質的要求，也表示同情。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國際新聞服務社從梵蒂岡城（Vatican city）拍出來的電報，有以下的記載：

「教皇派阿斯（Pope Pius）正想設法規勸英國，叫她對於意大利實行土地的和經濟的讓步，來解決歐洲的和東非的戰事危機……梵蒂岡和平運動的基本觀念，就是英國的土地的和經濟的讓步，足以使意大利得到她「所需要的發展。」他並不以為這個發展是一種權利，不過是必需而已。」

西門和埃孟來西氏（Messrs. Frank H. Simons and Brooks Emery）用了以下的言語，說明他們合著的和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Peace）一書的目的：

『這本書設法證明，在以前的一個世紀裏，因為大陸的各國之間有政治的不平等，所以歐洲的和平不能永久維持；而現在呢，因為各國之間有經濟的不平等，所以世界的和平是同樣的危險……作者的目標，並不在證明新的戰爭已經到了難於避免的地步，卻在顯示有組織的和平的有效制度，決不能建築在保持當今資源不平均的情形之上……』

在這本書的結論裏，著作人說：『對於所有大國的人民，沒有經濟安全的保障。』

『不久世界上就可以看到各大國之間的抗爭，有些想獲得，有些想保持，那些在現代工業生活裏所必須要的原料和礦產……顯然地，凡是有富裕的物質資源，而能享受充分的經濟目的國家，美國是裏面最顯明的例子，應當償付和平的這個代價。』

下面各節的目的，是在審查上面那種的診斷，以及牠根本的觀念，到底有幾分道理——檢討原料和人口問題的真正性質，來建立一個情勢所需要的補救的可靠基礎。那個診斷究竟指出了何種的補救，往往是不很明白的。是否默示我們一定要設法獲得，或者使各國之間實現一個土地的重行分配，這樣『沒有的』可以得到牠們當有的，牠的意義是不是那些膨脹的人口，有如意大利

利人、德國人、日本人、印度人（那兒人口的壓迫，恐怕比世上任何部分更為厲害，）當設法佔有現在不是牠們的土地？還是牠的含義，卻在叫我們依照着一般的國家的經濟自足，重行劃分世界的地圖？那末是不是我們要使獨裁政治和經濟的國家主義，成為通行的東西？或者解決的方法，卻在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反對方向？補救的方法，是不是在改變疆界的嘗試，或者使牠們具有更少的經濟上的重要性？

開始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提出這些問題，藉此我們可以知道在現今所遭遇到經濟的和政治的混亂現象裏，究竟能夠找出些什麼來。

從上面的幾個引文裏看來，敘述這個問題，常常用一種包含着很明顯的含義的詞句，例如戰爭問題的解決，祇有領地重行分配的方法；在再度劃分世界地圖的時候，從『有的』裏面拿出些出來，給與『沒有的』這樣，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赫斯脫報紙（The Hearst Press）裏面的一段文字，最足以代表普通對於這個情形的見解。

「以前，意大利有大量的移出民到美國來。這解決了意大利過剩的人口。現在，由於種種新

限制的結果，移民可說是沒有了。實際上有許多以前的移出民，現在都回到意大利去。意大利爲了她的人民起見，必定要有更多的土地。除了這樣，那祇有節制生育。意大利是不願厲行節制生育的。」

這個作者對於西門氏的論點的解釋，（雖然西門氏自己的解釋或者是不同的，）也代表現行的一般見解。他繼續說：

「西門氏說，世界所有的種種國際上的困難，大都起源於『有的』和『沒有的』利益的衝突……『有的』，對於牠們現有的領地，十分滿足，因此愛好和平，憎惡戰爭的心念，叫征伐的軍事行動是回復到野蠻的前驅，還願意剝那些醞釀戰爭者的皮。有了廣大的土地，給滋繁的人民享用，因此對於用武力找尋新領地的國家，把牠們作爲強盜看待。『沒有的』決不滿足於牠們的現在情況。牠們需要土地。無論如何，牠們總要設法獲得。除了利用和平主義者來引誘『有的』裁減軍備之外，牠們覺得和平主義沒有什麼用處。增加的人口在窄狹的疆界以內慘淡經營着，使牠們希望有一天，牠們的海陸大將軍，可以引導牠們到勝利的大道上，獲得牠們所渴望

的領地……「有的」遲早一定要給「沒有的」所需要的土地，或者最後和牠們打仗，來阻止牠們奪取。」

這種論調，真有千千萬萬。上面引證的是許多同樣文字裏的代表作品，和其他的有相同的結論，這就是領地的重行分配，以避免戰爭；因此摘錄得長些。「有的」一定要把牠們一部分的土地，給與「沒有的」世界的地圖，一定要再度劃分。

(二) 真實的大綱

假使重行分配真是和平的必須條件，——假使除了戰爭之外，祇有勸美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這兒祇是舉一個例）讓出她們的一部分土地，給與德國、意大利或日本做殖民地，——我們也許會覺得，和平問題的確是沒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知道，無論如何地勸誘，美國決不會把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移交給日本，或者把賓夕法尼亞州給德國；美國人自己所不願做的，也萬難勸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或英國人來做。

上文的意義是說解決的方法，決不在土地重行分配這些方法裏。原料問題和人口問題的確

是存在的。但是在重新劃分疆界的辦法裏，也找不到解決。那樣就要使人種的及民族的權利和經濟的需要發生不可協調的衝突，因為任何一個『沒有的』國家，除非在牠的境界以內包含了外國的分子，決不能够有相當的自足，而要這樣做，就違犯民族自決的原則了。

在任何有意義地討論補救的方法之前，我們必須要明白病症的性質。不估量幾個通常所忽視的事實，我們是不能够明瞭病症的性質的。這些就是本文所要概略敘述的。牠們裏面的幾個如下：

(甲)從經驗上說來——尤其顯著的大約是美國的經驗——就是實現了許多國家所不能達到的自足程度，也不會解決我們現在特有的經濟的艱難；更不是景氣的保障。

(乙)對於高度的景氣，自足並不是必須的。

(丙)關於原料的困難問題，決不在不足，或者由於各國傾向於自己保留的事實——這就是取給的障害，卻在爲了所需要的原料找尋償付的方法。

(丁)假使一個人能够把世界的地圖重新劃分，而使現在的各個國家，都有相當的自足，那末

幾年之後，由於發明或需要的改變，這種自足也不能存在了。例如，在一個時期裏，煤或者是主要的需要；而在另一個時期裏，會是石油或橡皮。

(戊) 凡爾賽和約常常被認為和平的障礙。不過我們知道，假使可以把這個條約全部修改，而使德國回復到她在一九一四年所佔的地位，仍舊不是保障和平的方法，因為德國在那個地位的時候，和平並沒有保存着。

(己) 征服殖民地的方法，在現代的世界裏不能夠解決人口問題；德國的、日本的和意大利的嘗試的結果以及英國的，都很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以上各點，都是值得較詳細地討論的。

(三) 原料

第一個可注意的事實，就是世界上有充分的原料。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主要的努力，卻在限制生產分量的那一方面。任何國家的使用者，祇要能夠償付原料的價值，都可以得到牠。「必須要有原料的來源」的口號，好像暗示着生產原料的國家可以，或者想，把這些原料留為己用。但是現在

任何地方的原料生產者，除了想賣了牠之外，並沒有其他很急切的心念。

事實上真正有一個生產原料的國家，想把那原料留爲己用嗎？這問題真的在取給方面有任何的困難嗎？還是償付牠的價值有困難呢？假使意大利人有足夠的金錢，要買美國康薩斯州（Kansas）人的玉蜀黍，是否和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人買他的同樣容易呢？除了加里福尼亞州人有償付的金錢之外，他還有別的方法得到所需要的玉蜀黍嗎？他決不能不出代價就得到這玉蜀黍，祇因爲他是美國的公民，而這玉蜀黍是生產在他「所有」的領地以內的。

在以往的時期裏，就是現在還有許多國家的大工業以及景氣的大部分，都依靠着牠們境界以內所沒有的原料。十九世紀裏，英國唯一的最大工業——牠的出口貿易比任何別的英國產物都要大些——卻是基於從一個外國所得到的原料。英國並不需要「征服了」盧伊西安那州（Louisiana），或者泰克薩斯州（Texas），自己纔能够在一百年之中享用那些地方的產物，而在這上面建設一個異常昌盛的工業。

正如英國不必爲了她在蘭卡郡（Lancashire）的綿織工業得到原料起見，和美國交戰，而征

服盧伊西安那州或泰克薩斯州一般；在一世紀左右之後，美國也不必爲了汽車工業所需要的主要原料——橡皮，而去和英國或荷蘭交戰。假使汽車的製造者要在英國或荷蘭的政治統治之下，自己有橡皮園，那末美國的製造者，很可以在公開的市場裏購買橡皮股票。美國汽車業最嚴重的困難，決不是原料的一種生產在外國的事實。橡皮工業爲了避免價值慘跌而實施的生產限制，和一九三五年美國自己限制國內的產物相比較，還沒有那樣的積極。

把橡皮特別提出是一種警告，假使能够分配世界的原料，而使各國得到「所當有的部分」，這個分配在今天或者是公平的，明了就要不合理，並且不能實施了。直到這個世紀開始的時候，因爲煤是工業動力的一個來源，覺得牠是凌駕一切的基本需要。有許多的理論家，想盡方法來證明煤是現代所有戰爭的根源。但是煤在今日，再也不處於這種重要的地位了。石油和水力大量地來替代牠。在十年或者二十年裏，依照着煤而重繪世界的地圖，一旦有新的需要，譬如橡皮——這是半世紀前還沒有存在的一個需要，我們再要依牠而重繪嗎？

假使採用領土重行分配的方法，變更疆界，把非洲或亞洲的土地，從一個統治者移到另一個

統治者，看待那兒的居民好像畜牲一般，就可以得到國家的自足，那末對於解決我們的時代所特有的經濟困難，到底有何種的希望呢？

在這個時候，世界經歷着最悲慘的經濟的苦難，失業，貨幣的混亂，不穩定，以及種種的不安全。但是這些苦難常常在自足最完備的地方，反而最嚴重，顯然和天然資源的短缺，沒有什麼關係。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有了極大的資源，比着世界上任何文明的國家，再不能更自足了，還需要橡皮、咖啡、椰子、鎳、石綿、規那鹽，以及一千樣其他的東西——和毫不自足的國家，有如英國、瑞典、挪威等等，同樣地感受到我們這時代所特有的經濟的苦難。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世界上最昌盛的國家——那些已經達到了最高的生活程度和文化的——都在自足很不完備的一羣裏；而那些富有天然資源的，像中南美洲的幾個國家，卻有着很低的生活程度和一個不安定的文化。試把世界上最不自足的國家——瑞士——和那些南美洲共和國——她們有不可度量的資源，並且幾乎達到完全的自足——的生活程度和文化比較一下。試把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n）和波羅的克（Baltic）諸國——挪威、瑞典、丹麥、芬蘭